

果戈理笔下的人与物

——从写物艺术再探《死魂灵》的思想内涵

赵晓彬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写物艺术在文学作品里具有揭示性格(灵魂)、表现文化、构建情节结构等艺术功能。在俄罗斯文学中,从写物艺术方面看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果戈理。他毕生都在探讨人与物、物与灵魂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探讨果戈理的写物艺术是解读《死魂灵》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着眼于果戈理的《死魂灵》中与物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泼留希金的形象释析,探讨该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物性特征及作家的写物艺术,从而进一步理解《死魂灵》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物; 写物; 灵魂; 泼留希金现象; 思想内涵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1 文学中的写物艺术

物——简单地说,就是指可为人们支配的某种物品、东西等,它可以是衣食住行或金银财宝等一切生存所需之物,也可以是破铜烂铁等已失去使用价值的东西。这些物在文学中是客观存在,但同时又是某种隐秘意义的载体。通常情况下,由于人是物的拥有者,所以物就成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对象。物被人以不同的感知方式表现出来,在作家那里则会以不同的审美形象表现出来。不同民族、时代的人对物的接受和认识各有不同,作家对物的描写自然就迥然有别。客观世界纷繁复杂,艺术家的写物艺术也就千差万别。

俄罗斯许多文艺学家都阐述过文学的写物功能:车尔涅茨认为,写物具有“阐释文化背景、揭示人物性格和构建情节结构的功能”(Л.В.Чернец 1999: 40);洛特曼认为物“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具有编码机制,可以构成一些情节而舍去另一些情节”(М.Ю.Лотман 1997: 715);弗莱依晋别克认为“物是文学情节的组成部分”,静止的物在作家的笔下可以转换成有生命的形象,“行为、事物、语言构成统一的意义整体”(О.М.Фрейденберг 1997: 180);托波罗夫则认为写物艺术“不是对物品、对象或现象的堆积,而是一种能使它们从阴暗处脱颖而出的光芒”(В.Н.Топоров 1995: 18)。总之,无论是对文化背景的阐释,还是对人物性格的揭示以及情节结构的构建,文学中的写物都离不开对意义的揭示,所以又具有意义功能。可见,研究作品的写物艺术是阐释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手段之一。

2 俄罗斯文学中的写物艺术综观

在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写物多见于对日常生活的环境描写中,即以物达意,文艺学称之为“内景画”(интерьер);也可常见于对外界自然的风景描写中,即以物抒情,文学

描写定义为“静物写生”（натюрморт）；还可以从人物的肖像描写中略见一斑，即以物喻人，用于揭示人物的性格差异。与环境描写和风景描写相比，物对于人物描写具有更大的潜在意义，所以人与物、物与灵魂的关系，多少年来一直是作家们所苦思冥想的问题。

文学中的写物艺术复杂多样，千变万化。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物是人类创造的最高成就，是智慧和技术的见证，所以英雄史诗的美学旨意就在于描写物的这种完美至上性。在 19—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作家写物艺术始终是在不断变化的：有的作家通过写物来表现客观世界的完善和高超技艺，如列斯科夫的《左撇子》；物在有的作家笔下意味着对人格的排挤，它已不具备中世纪以前的原始涵义。与列斯科夫不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剧作《没有嫁妆的新娘》（如“物……是的，物！他们说的对，我是物，而不是人”）中就以物来揭示贵族的寄生、腐朽、堕落，而在《名伶与捧角》（如“他在这儿就是木头，愚钝的人，畜生！”）和《真理固好而幸福更好》（如“无弦的巴拉莱卡琴”，指絮絮叨叨的人）两部剧作中也都以物来揭露新兴资产者的腐败虚伪、唯利是图的本质；物在契诃夫小说中是对 19 世纪末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庸俗性格、堕落行为的讽刺，如《姚内奇》中柯季科弹的“钢琴”、《语文教师》中主人公拥有的“酸奶油罐”、“牛奶罐”等等都象征着外省的庸俗和单调的生活。在《套中人》中作者则借助“雨鞋”、“雨伞”、“盒子”、“帐子”、“睡衣”、“睡帽”等等塑造了一个保守、顽固、反对新生事物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到了 20 世纪，中世纪的那种人与物之间的神秘关系更加减弱。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文学中的物成为强大的科技巨物（如大型工厂、现代化设备、机器等）。文学中写物艺术的不断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俄罗斯文学的写物艺术我们发现，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果戈理。果戈理几乎在所有的作品里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他自己独特的写物艺术。在他的作品中物的描写多样而奇特，意义深刻而富有讽刺性。如小说《什邦卡》里什邦卡是这样梦到他未来的妻子的：她“完全不是人的样子，而是一种毛料”，像这样通过人做梦而把人描写成物的还有《肖像》、《涅瓦大街》、《狂人日记》等许多作品。如果说虚幻世界在果戈理笔下被描写成了物性的现实世界，那么果戈理的现实世界的物性特征简直就更加难以置信！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普罗普在研究文学的滑稽与笑的问题时曾认为，虚幻世界的事物与实物世界的事物合二为一使果戈理的作品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如《外套》里的阿尔卡基最后变成了幽灵）。这使得果戈理作品中的人像物，而物被人性化（В.Я.Пропп 2002: 55）。在中篇小说《鼻子》中理发匠妻子责骂丈夫是“烤焦的面包干”，“愚蠢的木头”！而在《狂人日记》中泼普利辛认为他的上司是“瓶塞子”，作家还把这个上司的脸描写成像“药瓶子”，把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嘴描写成像“V”型，把伊万·尼季弗罗维奇的鼻子又描写成像“生李子”（слепая слива）等等。总之，果戈理作品中充分体现了物与其拥有者之间的神秘关系。难怪作家在后来的《死魂灵》中让主人公乞乞科夫逐一地视察他即将前往投机的外省地主们的与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住所。这是因为善于投机的乞乞科夫正是“想从住所试探其主人的本质，就像判定贝壳属于牡蛎还是蜗牛那样”（В.Н.Топоров 1995: 18）。

3 从写物艺术看《死魂灵》的思想内涵

如果我们对果戈理作品中的写物艺术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这个新的视角或背景下阐释果戈理作品中物的隐秘意义，也就能更深刻地发掘果戈理的《死魂灵》的思想内涵。

3.1 二元对立的写物艺术

在《死魂灵》里作家对物的描写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的。实际上，在果戈理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物与无”、“有与没有”、“黑暗与光明”、“危难与拯救”等对应的二元对立的主题。而《死魂灵》中物的描写基本上有以下两种意义。

一方面，物就是一切：物在果戈理的笔下被感知为某种万能的、永恒的一切，是人所迫切需要的生活存在。果戈理在这部作品里几乎近似狂躁般地把人——俄国的地主与物联系起来，人为物，物表人。尤其是作者在塑造最后一位地主——泼留希金的形象时用了大量的笔墨渲染了他周围的物的世界，即泼留希金所处的生活环境。这里应有尽有，堆积如山；但这里的一切却显得破旧不堪，凌乱无序。这里的物显然失去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功能：掉下来的椅把，折坏了的凳子，布满蜘蛛网的不走的摆钟，脱落了贝壳的写字台，发绿了的大理石镇纸，完全干枯的鹅毛笔，等等。

另一方面，物在果戈理的笔下又意味着无，物与空间相呼应。从这个角度看，物与俄罗斯辽阔的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对物的更深层意义的描写。如作家在《死魂灵》最后一章里写乞乞科夫拜访完 5 个地主之后的一段歌颂俄罗斯祖国的抒情插笔。“俄罗斯之歌”反映了一个漂泊者对祖国现在的一切的无奈和未来的思考：“俄罗斯！俄罗斯！我看见你了，从这奇妙的地方也看得见你：你贫穷、凌乱而荒凉；你没有什么奇异的风景经过奇巧的装饰而令人赏心悦目或叹为观止……然而你却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力量吸引着我。为什么耳边总回荡着你那悲凉的歌声？这歌声传遍你那辽阔的土地，从西边的大海传到东边的大海。这歌声蕴藏一股什么力量？这是什么力量在呼唤，在悲鸣，在扣人心弦？……俄罗斯！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你我之间究竟有一种什么不可理解的关系？你为什么这样注视我？你的一切为什么都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果戈理 2000：215）这样一来，一方面，作家眼中所看到的物已失去了自己的功能，它不再为人所需，无限的空间是这样的荒芜，没有温暖，不适于居住。人们在这一空间里没有了家的感觉，仿佛只是奔走在行途中。这是果戈理对物的虚无意义的描写；另一方面，作为读者，我们仿佛又能看到，果戈理在从远处俯视着自己祖国辽阔的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切在看着他，他在观察着一切。

果戈理为什么要写一大堆琐事、丑事，为什么要写俄国的空无和沧桑？作家在《死魂灵》第二卷开头回答了这一问题：“为什么要从穷乡僻壤，跑到我国最偏僻的角落挖掘一些人物来表现我们生活的贫乏和可悲的缺点呢？作者的天性如果这样，如果他为才力不足而汗颜，他的才华如果只适宜从穷乡僻壤，从我国最偏僻的角落找出一些人物来表现我们生活的贫乏，那又有什么办法？”（果戈理 2000：243）在这里，作者的“自责”和“自醒”的本能不正反映了作家所具备的高超的视觉和敏锐的洞察力吗？这可以说正是作家渴望建设家园、为祖国服务的使命感。果戈理的这种漂泊感与他要看清、弄明白祖国所有的一切的动机是分不开的。他观察世界的目光是锐利而广博的。而他的心灵则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神秘的天国里，从那里以观察的目光审视着堆满物的一切。很显然，作品里物的描写与无的描写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3.2 “泼留希金现象”释析

研究果戈理的写物艺术问题恰好构成了阐释“泼留希金现象”的前提。在这部作品中人与物被描写成一体化：物被拟人化，而人的形象被物性化了。事实上，作家在写物中定位泼留希金，就等于解决了阐释“泼留希金现象”问题。读完这部作品，读者不禁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人性是有生命的，而物性是无生命的。人性高于物性，人不会改变面孔，一旦改变面孔，他就会失去生命。下面我们就从作品所突出的写物艺术来分析泼留希金这个特殊的形象。我们从乞乞科夫拜访泼留希金的情节着手分析。

乞乞科夫拜访泼留希金的情节在《死魂灵》总的情节结构中占重要、突出的位置。这一点不仅从作品前面章节中的情节结构安排上可以看出（如乞乞科夫拜访的前几个地主在这之前都已经见过面，而与泼留希金却未曾谋面，只是在拜访索巴凯维奇时有所耳闻），还可以从大量的作者叙述（插笔）上体现出来：在塑造前几个地主形象时，作者没有或者很少插进自己的主观态度，只是把这些形象刻画成带有鲜明个性的假面具，它们远离现

实，与现实生活的人有一定的距离。而对待泼留希金却不同，作者插入强烈的主观态度，尽管这一形象也不乏面具性（这是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守财奴形象），但这个面具几乎被作者撕毁，它发出与其他面具不同的声音，极富具有作家个性的抒情色彩。作家在刻画前几个地主形象的时候没有超出任何常规，读者读到他们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想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怎样感受，经历了什么，而泼留希金的出现却使读者产生了想要知道他的一切的愿望，这样在作者描写的背后就好像隐含着什么（而且不少！）东西。可以说，作品中形象的艺术逻辑远远超过形象本身。

首先印入读者眼帘的是泼留希金家的没有一点儿生机的宅院：“院墙和大门的木头都长满青苔。院子里簇拥着各种房子，有下人住的屋子，有仓房和地窖，显得破烂不堪；左右两侧还有大门通向别的院子。一切都说明从前这里曾是大家大业，如今却变得冷冷清清。……车上装满东西还用蒲席盖着……”（果戈理 2000：110）显然，这个没有生活气息的宅院根本谈不上家的感觉，只有坐着马车刚刚进来的一个农夫倒好像是在有意地装扮着这块死气沉沉的地方。如果我们再看果戈理对泼留希金的难以定“性”的外貌描写，就更会为果戈理以物达意的环境描写和以物喻人的肖像描写而拍手叫好：“乞乞科夫发现一幢房子跟前出现一个人影，而且这人跟赶车的吵起嘴来。乞乞科夫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这个人究竟是男是女。她穿的衣服也不伦不类，很像妇女平常穿的肥大的连衣裙，头上戴的也像乡下婆娘戴的那种帽子，只是嗓音沙哑，乞乞科夫觉得不像女人。‘啊，是个婆娘！’他心中暗想，马上又改正说：‘嘿，不对！’他仔细端详之后终于肯定地说：‘当然是个婆娘！’乞乞科夫见她腰上带着一串钥匙，骂起赶车的那脏话都不堪入耳，便断定她一定是管家婆。”（果戈理 2000：110—111）

泼留希金一出场似乎就是个迷：这个对于乞乞科夫来说无法辨认性别（或是女管家或是男管家）的“身影”（俄语“фигура”一词为阴性名词）究竟是谁呢？最后，还是泼留希金自己揭开了这个迷。接着，这位看似“女管家”的男主人把乞乞科夫带到里屋，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一个冷酷的黑暗的物的世界，这里一片不堪入目的混乱景象。如果说人为了生存（生命）而拥有物的话，那么这些失去使用价值的物堆在这里就是极大的浪费，极大的罪恶！然而，更令读者惊讶的是，这个无序、无用的物的世界又与它的主人（有着“细小的”“像鼠一样的眼睛”）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人的长相倒没有什么特别：脸面跟许多瘦老头差不多，只有下巴朝前突出，所以他每次吐痰必须用手绢接着，以免吐到下巴上。他眉骨高，浓眉底下有一对小眼睛滴溜乱转，蛮有精神，就像小老鼠刚从黑洞里探出尖嘴巴，竖起耳朵，摆动胡须，留神察看附近有没有老猫或淘气的孩子藏着，疑心重重地嗅着空气。”（果戈理 2000：112—113）

在这里，人是这样地被丑化、物性化了！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和“跟许多瘦老头差不多”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泼留希金与其他几个地主没什么不同，而实际上，这两句话恰恰使泼留希金的面貌与其他地主的面具明显地区分开来。如果说在第一个地主玛尼洛夫身上初次与之接触还具有“令人愉悦的”甜腻的感觉，那么之后的几个地主（索巴凯维奇、诺兹德廖夫、珂罗潘奇卡）给人的印象和感受则一个不如一个，最后一个地主泼留希金的形象则几乎失去了人性一面：人与没有意义、无用的物划了等号，人性与物性表现为同一层面的概念。这是人格的降低，人的悲剧，生命的灾难，灵魂的死去。物性将泼留希金的人性挤向深渊。在他身上前几位地主所具有的鲜明特性荡然无存。

《死魂灵》中最能表现农奴主生活（灵魂）衰败的还有与前面的“面部”描写相呼应的人物的着装描写。对泼留希金的着装描写比他的面部描写更入木三分：不知是什么料做的上衣，上衣襟油乎乎的，底边酷似裙子，以及他的脖子上挂着的难以分辨是袜子、绷带还是肚兜什么的，就不是领带！至于乞乞科夫送给他的礼物，自然也会很快地跑到他家里的仓库堆里！在这里果戈理对衣着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泼留希金对资本疯狂的积累和

对物近似于癫狂的迷恋。这些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已经陈旧的、已被毁坏的、残缺的物！这些已经陈旧、被毁坏的、残缺的衣物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主人在经济上是多么贫穷，反而说明他对它们是如此丧心病狂地贪恋！衣物与人的身体是密不可分的，它包装着他，保护着他的身体。应该说这些着装是泼留希金所喜欢的，经过他挑选的，他穿着感觉是舒服、愉快的。在泼留希金的形象中富与贫，美与丑发生了错位。实际上，无论是财富还是物品对于泼留希金来说一点儿都不需要，这是一个十足的“吝啬的富人”。外貌描写可以反映人物性格的本质。乞乞科夫、索巴凯维奇、诺兹德廖夫、泼留希金以及所有其他的鲜明的形象，他们已不仅是人们所看到的现实中人的面貌，而且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典型。“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的代表人物”（В.Я.Пропп 2002: 56）。

3.3 从物向灵魂的回归

在解读《死魂灵》的时候，读者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疑惑：这些丑陋的特点究竟是不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有人甚至怀疑果戈理的精神是否健全，作家为什么只看到丑的一面？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艺批评家罗扎诺夫就认为，这部作品的所有描写“没有一个是具有生命的：它们如同卑微的蜡制形状？……只有那个男式便帽（指泼留希金的）倒是鲜活的……所有这些形象与自然的生命没有一丝共同点……它具有贬低人格的特点。”（В.Н.Топоров 1995: 35）我们认为读者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果戈理的描写的确是一种夸张，一种贬低。然而，果戈理笔下的这些被夸张了的丑陋的一切已经不依赖于作者的意志，它们在自己扭曲，自己暴露。这种扭曲和暴露确实具有降低灵魂、心理和人性的迹象。果戈理笔下的人与灵魂成为被审视的对象。人的面孔、人的肖像在果戈理的眼中已变得模糊不清。正是因为果戈理比任何其他入更能深入到人的灵魂之中，他才能够把这其中的丑看得格外真切，感受得格外深刻。这正是果戈理作品独具的思想艺术魅力。

《死魂灵》中那些失去真正生命意义的如同蜡制的地主肖像表现了果戈理对生命和死亡的独特的综合描写艺术。这样的形象引起人们的既不是爱，也不是恨，只是难以言状的复杂感受。在活人的背景上发现死迹，即在人的身上发现物性，通过人的面孔描写揭示它的假面具。果戈理巧妙地把人与物置于同一范畴加以描写。对物观察得越细，人的面孔就越模糊，就越接近假面具。正如普罗普指出的那样，“人的面孔通过物的描写，变得毫无表情”；“不仅面孔，而且借助物的世界描写的所有的人类形体都可能是滑稽的”（В.Я.Пропп 2002: 53—54）。果戈理把人的形象变扁、简单化了，并且物化了，人的脸仿佛是面具，而物却获得了惊人的鲜活性，它甚至成了故事的主体（试比较小说《鼻子》），像鼻子一样，能走、能说、能做。这样，在人的灵魂和物之间就失去了界限，构成了在低级客观现实与高级观念意图之间的相互脱节的灾难性。“在果戈理那里不仅人像物，而且物被人化了”。（В.Я.Пропп 2002: 55）

然而，“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拯救”。（В.Н.Топоров 1995: 39）危难和拯救、危机和走出危机——这构成了《死魂灵》的思想内涵。人的精神世界表现得越变形，越危难，果戈理恢复和拯救这一世界的信念就越强烈。人的外表与灵魂的分离迫使果戈理肩负起自我完善和救世的责任：偏离的灵魂应该回归本我，恢复人的真实面孔。实现从物向人，从鼻子向脸的过渡。这样一来，果戈理就向俄罗斯文学提出了一个神圣的社会和哲学问题，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Лотман М.Ю. 1997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М].СПб.
- [2]Пропп В.Я. 2002 Проблема комизма и смеха[М].М.
- [3]Топоров В.Н. 1995 Миф.Ритуал.Символ.Образ[М].М.

[4]Фрейденберг О.М. 1997 Поэтика сюжета и жанра[М].М.

[5]Чернец Л.В. 1999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М].М.

[6]果戈理 2000 死魂灵(王士燮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Human Characters and Things in N. Gogol: A Re-Probe into the Insightful Notion of Depicting Art of Things in *Dead Souls*

ZHAO Xiao-bi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Depicting art in literary works bears the artistic function of uncovering personality, expressing a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a plot. In Russian literature, judging from depicting art, hardly anybody exceeds Gogol. He explores the bonds between human characters and things, and things and the soul. It follows that a probe into depicting art of thing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ead Souls*.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Plychikin, who has a close bearing to things, discussing the figure in terms of symbolism of things and Gogol's depicting art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sightful notion of *Dead Souls*.

Key words: thing; depicting things; the Soul; Plychikinian phenomenon; inner thought

收稿日期: 2004-10-09

作者简介: 赵晓彬(1963—), 女, 黑龙江巴彦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银]